



纲举目张 墨明奇妙——

梁奇书法新作赏读



梁奇

字亦田,斋号小满园。供职于扬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。现为: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,中华诗词学会会员,中国楹联学会会员,江苏省书法院特聘书法家,江苏省青年书法家协会副主席,北兰亭首届“文心问墨”全国书法公益研学班成员,2023江苏十佳青年书法家,2024江苏省“全国第十三届书法篆刻作品展览”先进个人。

■书法作品入选

- 全国第十三届书法篆刻作品展览;
- 全国第十二届书法篆刻作品展览;
- 全国首届“沈延毅奖”书法篆刻作品展;
- 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“安美杯”作品展;
- 第四届林散之奖书法作品双年展;
- 江苏省青年书法篆刻“五书一印”六十家系列作品展——隶书十家(第一名);
- 第二届江苏书法奖“提名奖”;
- 雨山问道·江苏省书法院中青年书法家学术提名展(隶书篇第二名);
- 江苏省第八届青年书法篆刻作品展“江左风流奖”(最高奖);
- 第一届中韩议员公務员书法篆刻展“萧劳奖”(最高奖);
- 首届扬州书法双年展“优秀奖”(最高奖)等。

□仇必鳌

几天前,扬州梁奇微信发来一组书法新作,皆是新鲜出炉的,五体皆具。印象中,在扬州中青年书家中,诸体均有涉历且都能达到一定高度的不多,梁奇是其中的一个。当然,在诸体创作中成就最高的,我以为还是他的隶书。

当前隶书取法而言,总体趋势是回归古人,虽然风格上取法经典汉碑、秦汉简帛,甚至清代名家隶书风格的作品,较之前的比例多了不少,但时人风格、展览体仍占相当的比重,归根到底还是对汉隶的认识不太到位。不登高山,不知天之高;不临深溪,不知地之厚。雄浑高古、朴茂雄强固然是隶书的一个外在特征,但若在创作中只求朴拙于形,显然是舍本取末,终究门前路歧,行之不远。隶书和楷、行、草一样,字里行间所展现出的,一定是人的精神世界,自然、简约、素淡当是这一范畴的关键词,虽是“粗头乱服”,实则外浊内清,“神采为上,形质次之,兼之方可远绍于古人”,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年轻人梁奇的隶书作品,显然是形与神的统一体。

曾见过扬州邱振华先生谈梁奇书法的一篇文章,说他精研三代秦汉文字,从篆籀到汉碑,同时把眼光还投向了更为久远的甲骨文。真行草隶中都参有篆意,沉郁厚重,气象苍茫雄浑,在结构的疏密收放和参差错落中,增加了书法的节奏感和韵律美。邱先生的评论无疑是非常到位的。一个人专研一种书体并不难,真行草隶齐头并进,且都有成就还是不容易的,关键是如何抓住一个“纲”,纲举就能目张。这还需要有一定的通变能力,来打通诸体。这个“纲”就是篆隶,对篆隶文字,甚至上古文字的精研成就了当下的梁奇。我们看梁奇的行书作品,表面上并未看到“二王”的精致用笔,至多只保留“二王”的一些体势,但我们不能说他没有在“二王”上下过功夫,他只是非常巧妙地将他的篆隶长处化入了其行草书作品的创作中。在他的行书作品中,篆隶的痕迹十分明显,但他巧妙地舍弃了汉碑的厚重、沉雄,留下了粗犷与简率。行草额的成分更多一些,但也只保留了结构的宽博和用笔的顿挫感,其实,我们完全可以说,他在用篆隶的笔法写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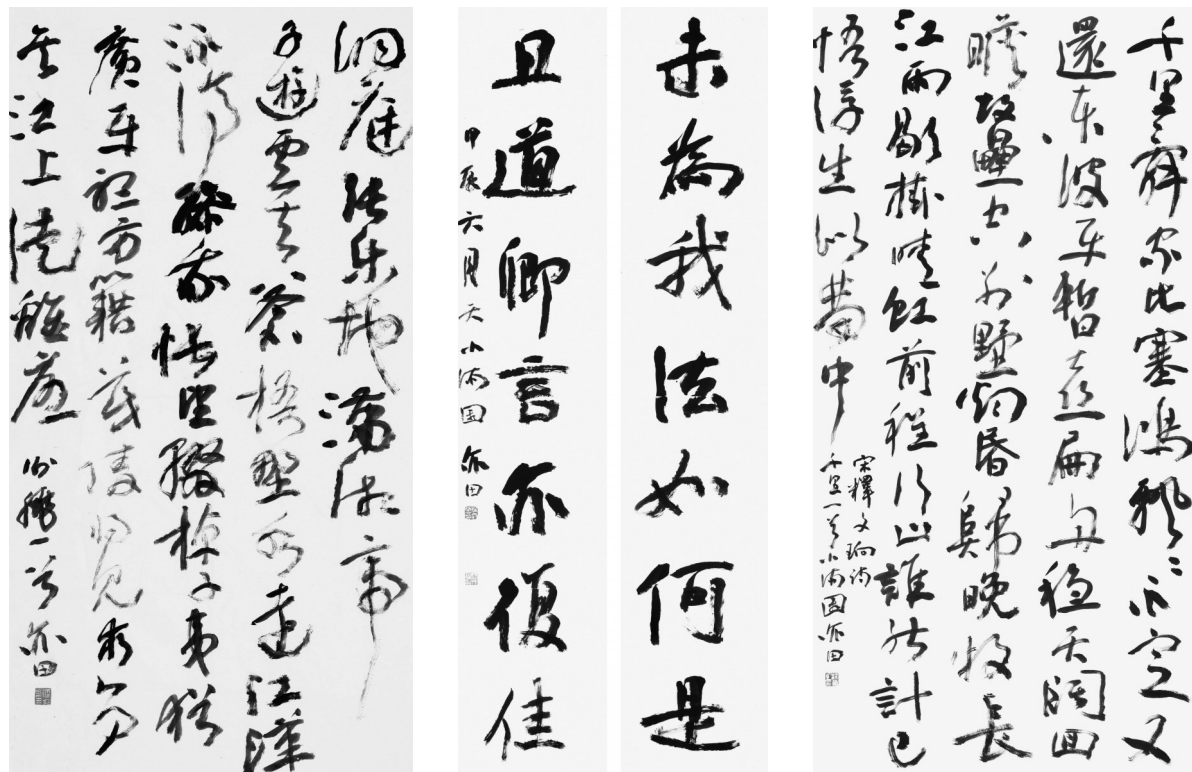
我对梁奇的书法创作关注较多,但与他対书法实质性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不多。直觉告诉我,梁奇在许多方面还是做过认真思考,如碑帖的互融性、临摹到创作如何转换、结构中的虚实关系等等,这些都能从他的作品 中体会得出。

在书法的诸多形式中,我对楹联情有独钟。我认为,除大草外,对联作品既要字字独立,又要上下连贯,还要左右呼应;既字字安稳妥贴,又要适当寓奇造险,可见写好对联作品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。我们从梁奇的这些楹联新作中看到了气韵生动,真力弥漫,也看到了错落跌宕、顾盼生姿。无疑,梁奇是非常成功的,于我,也是很有启发的。

(文章作者仇必鳌:江苏扬州人,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,中国电力书法家协会副主席,华北电力大学教授。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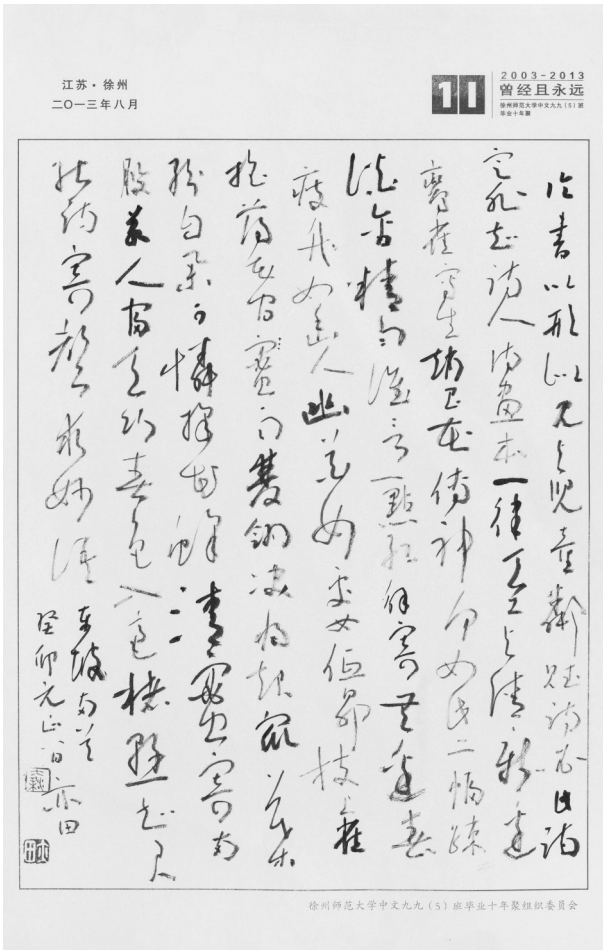
唐·钱起《蓝田溪与渔者宿》112×308cm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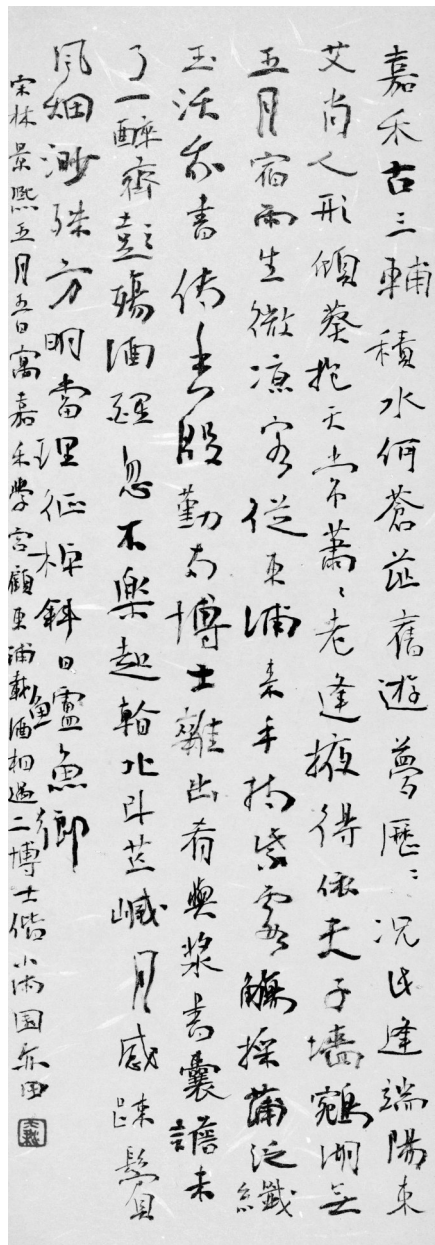
谢朓《新亭渚别范零陵云》180×97cm

宋·且道联 139×29cm×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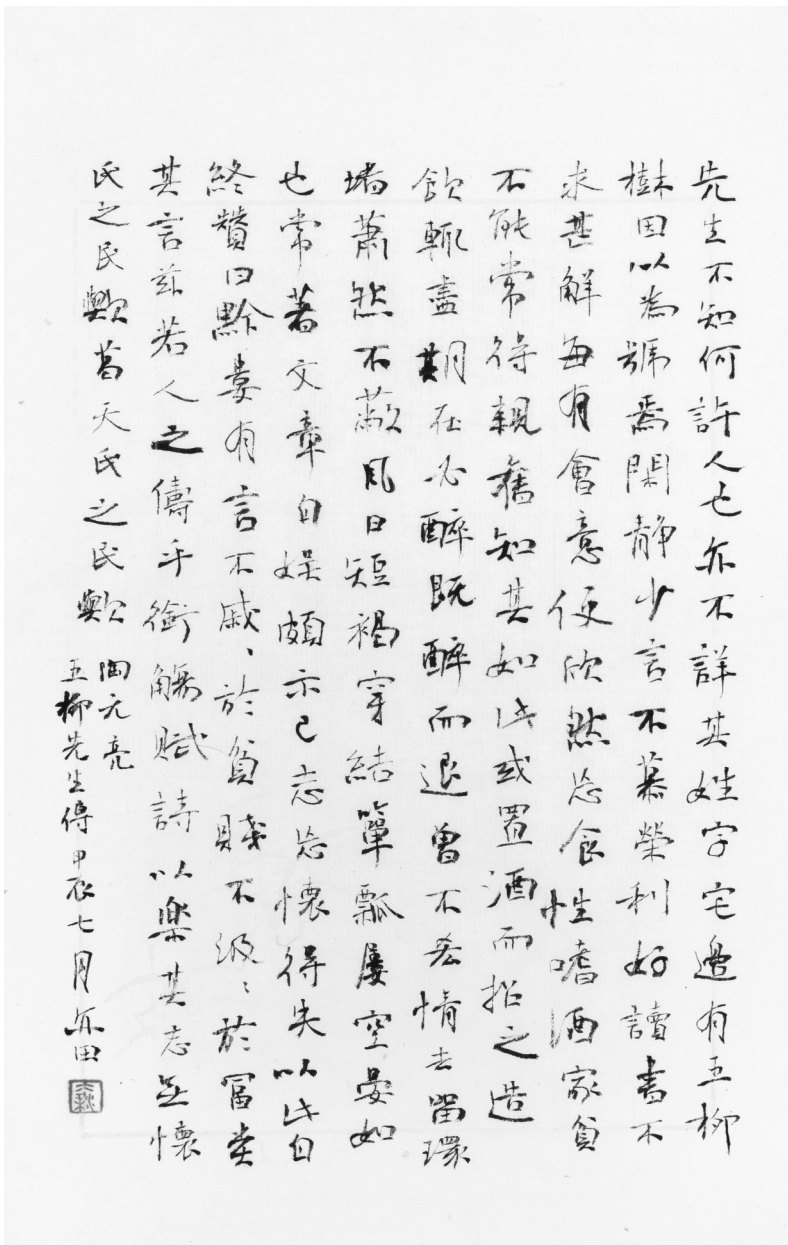
宋·释文瓘《千里》180×97cm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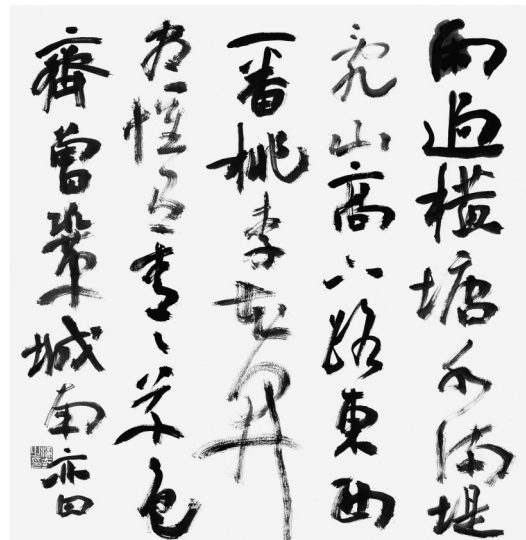
宋·苏轼《诗二首》29×21cm



宋·林景熙《五月五日寓嘉禾学宫》34×12cm



晋·陶渊明《五柳先生传》29×19cm



宋·曾巩《城南》70×70cm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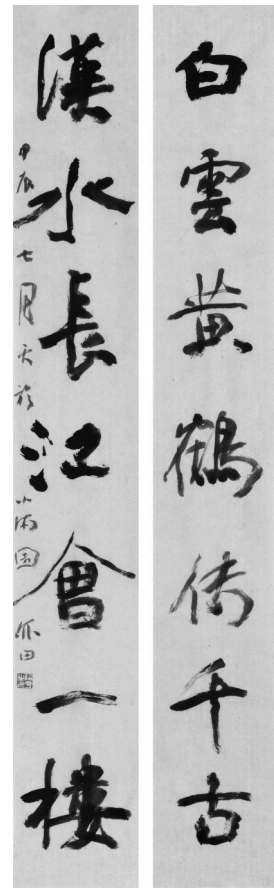
大年·奏议联 180×49cm×2



修行·治事联 138×30cm×2



宿食·舟车联 180×32cm×2



白云·汉水联 180×24cm×2